

西寧府新志卷之三十三

藝文志

奏議

西寧府

漢趙充國擊先零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先
 豪數相攻擊執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
 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元
 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
 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
 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
 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
 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
 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
 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阮入窮水塞南

西寧府新志

卷三十三 藝文 奏議

一

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
 種宜及未然爲之備

趙充國駁辛武賢議曰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
 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
 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入山林隨而深勞而
 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勞而夷
 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
 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夷其妻子此
 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入幸能北塞有
 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北塞有
 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
 逆它種劫畧故臣愚冊欲捐罕開閭昧之過隱而勿
 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
 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

趙冊

充國陳利害疏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
 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
 謀恩澤甚厚非臣諭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

計明詔已故遣开豪雕玉庫宣天子首至德开之屬皆
知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一難就兩害誠
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
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
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
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不得致以守而發之逸擊
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逸擊
致夷之術而從為夷所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
羌夷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
亡恐漢之急以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
赴罕开之急以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
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
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夷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
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
是夷兵寢多種誅之用者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
數不至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
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

西寧府新志

卷二十二 藝文

奏議

二

溝壑死骨不朽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利害至熟悉也
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利害至熟悉也
先零已誅而罕开不見其利唯陛下察
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察

趙

充國屯福生於内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
於外國則福生於内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
用糧穀二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八斛鹽千六百九十三
斛芟稟二十五萬二千六百三十八斛鹽千六百九十三
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破難用兵碎也故
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夷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
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夷故田
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
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陽六萬餘枚皆在水次
願罷騎兵畱弛刑應募及淮陽南步兵與吏士私
從者合凡萬二千八百一十人要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
六十斛鹽三百八十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
亭浚溝渠治人隄以西道橋七月生發郡騎至鮮水左
右田事出賦人隄以西道橋七月生發郡騎至鮮水左

羌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支
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入
趙充國再上屯田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
貴謀而賤戰可勝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
勝以待敵之戰而百勝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
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夷亡其美地薦
草愁於寄托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
罷兵萬人畱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夷雖未
卽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夷瓦解解前後降者萬七
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事坐支解羌夷之具
也臣謹條不出兵畱田便宜十事步兵九校吏士
萬人畱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
排折羌夷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夷
一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
春省甲士循河湟漕穀至臨羌所以眎羌夷揚威武傳
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

西寧府新志

卷三十二 藝文

奏議

三

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微幸不出令反畔之夷竄於
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瘡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
也無經阻遠追之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
不令夷得乘閒之執九也又無驚動河南大開小開
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隍陬中道橋一也可至鮮水以
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也大費旣省以
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畱屯田得十二便出兵
失十豫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失長冊唯明詔
趙充國三公卿議臣採擇疏曰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
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頗暴畧其羸弱畜產畔遠客分
散饑凍罕開莫須又頗暴畧其羸弱畜產畔遠客分
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夷破壞可
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朞月而望竊見北邊可
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
數千人夷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畱步士萬人屯
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
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鬪具燧火幸通執及并壘以

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夷見萬人畱田為必禽之利具其十崩貴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夷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愚計所以萬人終不敢復將其處不戰而自破是臣之愚計所以度夷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夷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也即今同是滅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也利一空內自罷敝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發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用不澹一隅臣愚以為憂今久轉煩費傾我不虞之不可以澹一隅臣愚以為憂今久轉煩費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兵

西寧府新志

卷二十二 藝文

奏議

四

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察

酒泉太守辛武賢請擊罕至秋冬迺進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執不可久或曰至秋冬迺進兵皆屯備南山北之冊今夷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夕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地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齋三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開在鮮水上者夷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擊雖不能盡誅亶夷其畜產夷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夷必震壞

東漢隃麋相曹鳳疏曰西戎為害前世所患臣不能紀古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為非難以攻伐南得鍾存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為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能疆大常有諸種恃其權之勇招誘羌胡今

者衰困黨援壞□□親屬離叛餘及此時建復西海百郡
亡棲竄遠依發□□臣愚以爲宜勝兵者不過數百郡
縣規之固二榆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
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
方之憂討先零東羌疏畧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
段頰上書討先零東羌疏畧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
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外離善惡既分餘寇
無幾今張奐躡久規不進者當慮外離善惡既分餘寇
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執徒更
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
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
魏雍州刺史張既復文帝奏曰金城郡昔爲韓遂所見
屠剥死喪流亡或竄戎狄或陷寇亂戶不滿五百則
到官內撫彫殘外鳩離散今見戶千餘又梁燒雜種
羌昔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出障塞則前後招懷歸
就郡者三千餘落皆恤以威恩爲官效用西平麴演
等倡造邪謀則既有恤民之效又能和戎狄盡忠孝節
絕賊糧則既尋出軍臨其項領演卒歸命送質遭破

西寧府新志

卷二十二 藝文 奏議

五

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加爵邑誠足以勸忠臣厲風
俗也

唐右史崔融議曰戎狄爲中國患尚矣五帝三王所不
臣漢以百萬衆困平城其後武帝赫然發憤甘心四
夷張騫始通西域列四郡掘是障斷匈奴右臂稍稍
度河湟築令居以絕南羌於是障候亭燧出長城數
千里傾府庫殫土馬行人使者歲月不絕至作皮幣
算緡法稅舟車榷酒酤夫豈不懷爲長久計然也匈
奴於是屬特遠竄遂開西域置使者領護光武中興
皆復內屬至於延光三絕三通太宗文皇帝踐漢舊
跡並南山抵葱嶺剖裂四鎮烟火相望吐蕃不敢入
侮高宗時有司無狀棄四鎮不能相望吐蕃遂入
焉耆之西燉煌今孝傑一舉而取四鎮還先帝舊封
延磧以臨燉煌今孝傑一舉而取四鎮還先帝舊封
若又棄之西域震功而破完冊也夫四鎮無守胡
兵必臨西域震功而破完冊也夫四鎮無守胡
危且莫賀延磧衰二千安西諸番悉亡此接夷唐兵不
可度而北則磧西北廷安西諸番悉亡此接夷唐兵不

元忠上命將用兵擊吐蕃一封事曰天下之柄有二文
武而已至制口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
稽之權畧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臣觀魏晉止
梁才固不乏然何益治亂哉養由基射能穿札不止
駟陵之奔陸機識能辨亡無救而河橋之敗斷不可見已
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何世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資已
世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
之時也志士則富貴與貧賤皆思立功名以傳於後
然知已難而所遇罕士之懷琬琰就煨塵抱棟幹困
溝壑者悠悠之人直覩此士之貧賤安知其方畧哉
故漢拜韓信舉軍難爲笑蜀用魏延羣臣不望此富貴
者易爲善貧賤者難爲功也昔漢文帝不望此富貴
而囚之知李廣才而不用乃歎其生不逢時夫以廣
之才天下無雙時方歲事匈奴而卒不任故近夫不知
尚廣之賢而遠想廉頗李牧馮唐是以知其有而不
能用也此身爲遠時主所知不得盡其才也晉羊祜謀
舉吳賈克苟同沮之祜歎曰天下事不如意十常七
八以二賈人不苟同終不大舉此據天立功之地而不獲展

西寧府新志

卷二十二 藝文

奏議

六

其志也布衣之人懷奇抱策而望朝奏夕召豈易得
哉臣願歷訪文武五品以上得無有智如羊口武如
李廣而不得騁其才者乎使各言其志毋令久失職
又言人無常俗政有治亂軍無常勝將有能否兵爲
王者大事存亡繫焉將非其任則殄人敗國齊段孝
元有言持大兵如擊盤水一致蹉跌求止可得哉周
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諸葛亮此皆
全軍制勝不戰而卻敵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爲本今
之用人類將家子或死事孤兒進非幹畧雖竭力盡
誠不免於傾敗若之何用之且建功者言其竭濟不
言所來言其勳伐甚高不聞其家世將帥也故陰陽
不和擾士爲相蠻貊不庭擢校未之思乎又賞者禮
億兆之衆豈無卓越之士臣恐未之思乎又賞者禮
之基罰者刑之本禮崇則謀夫竭其能厚則義賞十
輕其死刑正故君子勗其心罰重則小人征其過賞
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吐蕃本非疆敵而薛
仁貴郭待封口棄甲喪師脫身以免國本寬政罪而止

所削除豈網漏一吞二舟人乎以過此雖陛下顧止善後效不然征朝謂
厚哉縱正惡以刑誠疏賤一虧百年不復故國無賞罰雖堯舜
不能爲今罰既無行賞復難信故議者皆謂比日征
行虛立賞格而無其實蓋大體之臣恐賚勳庸竭
且黔首雖微不可以爲欺安有謂不信之釐失千里者也
府庫畱意雖刀可以爲益國所謂不惜毫釐令設口賞之
格乎自蘇定方平遼東李□□平壤賞旣不自京師亦
淹廢歲月紛淆真僞相錯臣以吏不奉法慢不自京師亦
僞勳一臺郎戮一過也其使天下知之在尚書省中遠而未
聞斬近哉鑑神州所以照形往事所以治亂攸在臣故冒死
而言夫明鑑所以化首昌政所以知今臣請借近以
爲諭貞觀中市後征高麗總管張君又飾以邀賊斬
太宗棄之都市後征高麗總管張君又飾以邀賊斬
之旗使早誅以爲僞勳之罪多有於元景仁貴等敗子嚴
君又使早誅以爲僞勳之罪多有於元景仁貴等敗子嚴

西寧府新志

卷二十二 藝文 奏議

七

家無格夷且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臣恐陛
下病之於不廣大過在於慈父斯日月一蝕也又今
將吏貪暴所務口馬財利臣恐戎狄之平未可旦夕
望也凡人識不經遠皆言吐蕃戰前隊盡後隊方進
甲堅騎多而山有氛瘴官軍遠入前望無所獲不積穀
數百萬無大舉之資臣以爲吐蕃之前望中國猶孤積穀
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大小不疑之明暗夷狄雖禽獸
亦知愛其性命豈肯前盡死而後進哉由殘迫其禽獸
非下所願也必其戰不顧死則兵法許敵能鬪當以
知算取之何憂不克哉向使將能殺敵橫尸蔽野歛
其頭顱以爲京觀則此夷聞官軍鍾鼓望塵卻走何
暇前隊皆死哉自觀仁貴等覆師喪氣故夷得跳梁山
谷又師行必藉民力不數口人稅不足與爭臣請天
下自王公及齊民挂籍之口人稅不足與爭臣請天
禁使人民得乘大馬不爲數限官籍其凡勿使錢市
三年人間畜馬可五十萬即詔州縣以所稅口錢市
之若王師大舉一朝可用且夷使以得漸耗夷若一切盛
人乘之則市取其良朝以益中國使以得漸耗夷若一切盛

郭元國家之利也疏曰利或生害亦生利國家所患唯吐蕃與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地利於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望勿絕而惡不得萌固當取捨審以策緩之使其和望勿絕而惡不得萌固當取捨審也善爲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內然要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番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番力益彊易以擾動保後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與吐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之倚國之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算又言吐蕃倦徭戍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久矣咸願解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舉固不能斯離間之漸也

西寧府新志

卷二十二 藝文

奏議

八

宋王韶平戎疏畧曰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馬於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遣兵時掠洮河則隴屬諸郡當盡驚擾立轄征兄弟其能自保邪今唃氏子孫唯董氊粗能自立轄征欺巴温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蘭鄯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於洮河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歸此正可并合而廉撫之時也諸種既服唃氏敢不歸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唃氏子孫轄征差盛爲諸羌所畏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慕恩耳爲漢有肘腋之助直不過一延州李士彬環州慕恩耳爲漢有肘腋之助直不過蘇軾論西羌夏人結策之上也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之有術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稱賀之中有道處之愚無知竊謂安危之

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情由次論當今待不足怪故臣區欲乞陳前後致寇之勝爲災亦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地沿邊七八百里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沿邊七百里不取五耕者至二千餘里弱轉徙牛馬墮亦絕彼中不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口旣罷和市壞所失蓋不深因數饑嬴兵遂納其始欵塞一使賜子政大易無得可勝中國厭兵之納其使每使時執政大易無慮不緝五萬餘二歸鬻之使其五六至而累年所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其五六至而累年所大悅一使所以窺我厭兵使彼因吾資以爲欲戰且飽而思奮又使其輕犯邊陲請受其辭不納復求和無詔不可者若當時返商議所獲新疆取捨在我俟其辭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彼雖背恩反覆亦不辭至如今日之速也彼雖有易我之意然不得西藩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羶之賊臣也挾制其公主以弑其君之

西寧府新志

卷二十二 藝文

奏議

九

二妻董羶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僞書鬼章温溪心等名以請於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立與否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羶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旣立之後必能下一都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釁自彼生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旣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土使額命之鬼章等備得所欲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爲安國因討也故欲借節鉞阿里骨自重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借節鉞阿里骨自重於臣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叛朝廷之起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夏人知諸羌不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然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不知者也雖旣往不咎然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不知志長於用兵亮祚天梁付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爲患皆歷年而後克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內自相圖元昊創殘之呻吟之餘爲二聖在國敵恭料其姦謀蓋非元昊創殘之呻吟之餘爲二聖在國敵恭料其

成蘭會諸之城鄜延於五寨好請不獲武之意可肆無厭之
求仁恕之著於遠邇口無用勢挾必從猖狂之
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竊聞朝廷降詔諸路
勅勵戰守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路
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切以爲開之太易納之
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之
前日之失矣臣甚恨相半之詞而鬼章之以無厭之請
塞之謀必將爲恭狠相之若聞而繼之以捷或漸有款
若不朝廷復納雖使一時是欲戰和無窮之釁故臣願
獲不獲必叛雖媮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
明主斷之於中使然後大臣密勅諸將若夏人款塞當
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勅邊臣以夏人受恩款塞當
無故犯順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與
邊臣商議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心向化當且却
之以示吾雖未納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
服而來吾雖未納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
盜邊乎非心涇原之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
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

西寧府新志

卷二十二 藝文

奏議

十

練士飽斥堠精明彼無大獲不過數年之要亦折困今
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折困今
不可以不知難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己然而古
獻言乃欲難其請不急于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
之將欲翕之行其固張之將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
也徑行未有安邊息民必久而固其利害究其所至則
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其利害究其所至則
然臣竊度朝廷之可以生事亦不可爲無事者臣切以爲
過矣夫爲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爲無事者臣切以爲
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不可
以殺事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不可
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起人知此不幾於有病而
予之藥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人知此不幾於有病而
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深其於委曲
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
而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
罪之至

明戕害制已甚一清不能處生存海夷疏畧曰今二種殘賊將番族
岷之番近亦被風寒暑溼之番夷合勢為我腹心患套
夷勢雖猛烈如風暑溼之病來則急如風雨治之
不善即能殺然得良醫一匕而愈西海之寇如痞
結胷腹間目前飲食起居雖若無恙久而不療元氣
日漸精騎不過二圖且阿爾餘皆驅番人勢非得一枝
大約土被其奪占骨肉被其殺戮帳房被其燒毀孳
然地被其搶擄欲報怨讐而復其故豈無是心哉此間
畜被其搶擄欲報怨讐而復其故豈無是心哉此間
謀之用亦不可廢也疏曰臣於茶馬事例知聖祖神
楊一睿請復茶馬舊例疏曰臣於茶馬事例知聖祖神
宗至宋熙寧間乃有以茶易番馬之制所謂以馬易
茶之利而易充廢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為我害中國得
馬足以為我利計之得者無越於此至我朝納馬謂
之差發如田之賦身之有庸必不前代曰互市納而
酬以茶斤我體既尊彼欲亦遂較之前代曰互市納而

西寧府新志

卷二十二 藝文

奏議

十一

交易得失輕重較然可知且金城之西綿亘數千里
北有狄南有番狄終不敢越番而南以番人為之世
仇恐議其後此天所以限別區域安外者也初
散處降夷各分部隨所指撥地方安置住劄授之
官秩聯絡相承以民志為科差以茶為酬價且知雖遠
外小夷皆王官民志為科差以茶為酬價且知雖遠
中國則不得茶無茶則病且死以是策前代之賢於數
萬甲兵矣此制西番以制北邊之上策前代之賢於數
我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廢私販盛行雖有撫
諭巡茶之官莫之能禁坐失茶馬之利垂百六十年
豈徒邊方缺馬將意外之慮或從此生乞敕該衙門
將金牌舊額查出仍遣廷臣齎捧前來會同臣等昭
示番族知朝廷修舊制各當本等差發不許違
背附近番族調取原降金牌前來納馬給茶賞勞有
不受約束招調者官兵誅勦以警其餘庶幾恩威並
施番人懷畏永為藩籬之固
劉天和陳邊每夷騎南牧近漢人歷年身被驅掠在夷中墩
常數萬人計疏曰訪得近邊人則脫身而歸然以守墩者

今又卜兒孩木哥且傾心向親化托帖木哥等屬一番求納或
貢之納馬酬直或使首領入貢或遣子弟入質或襲
授官爵降給印信建立衛所羈縻不絕如金獻民議
後被夷酋吉囊襲破其國利隨議罷落大半惟卜兒孩
部得免以夷攻夷為中國利隨議罷落大半惟卜兒孩
稍稀未遽廣剽掠固可漸繁竊恐數年後潘夫夷眾生
息雖未番帖引套夷等或劫住牧構結回夷為之後先積
况屬甚勾引套夷等或劫住牧構結回夷為之後先積
謀甚火其勢必肅鎮未雨徹桑為力則易乞勅兵部速
薪查議即行甘肅鎮巡等官厚積芻糧精閱兵馬仍速
為重賞廣募勇敢機警能為夷語之人令其暗入海
上密探可以進兵道路察彼虛實與住牧去處友戒
論帖木哥等勿與通謀且購為間謀布為聲援兵食
俱集機宜已審及熟覘彼夷委有可乘之隙而我兵
進無後攻殄厥醜類則河西之患以除務布方畧嚴
約期並攻殄厥醜類則河西之患以除務布方畧嚴

西寧府新志

卷三十二 藝文

奏議

十三

斥堠慎烽火守要害密哨探俾夷默消緩急有備戰
則本鎮兵馬合力截殺乘勢追剿庶幾緩急有備戰
守無虞是又防邊禦夷之常法也
楊博查處屯田計安地方疏曰臣以庸劣誤蒙聖明付

以邊撫河西事體重且大者莫過於屯弊靡一事遂即
求大要河計事體重且大者莫過於屯弊靡一事遂即
案行守水兵備四道各將境內荒蕪田地通行查
或上下水利不通應該挑濬或人力牛種不敷應該
處處給或從小圖拋荒未種應該開墾逐一處處
率力田者即安以姓名開呈動支官錢買辦羊酒花紅
犒賞惰農自安以姓名開呈動支官錢買辦羊酒花紅
後節據分巡西寧水道副使鍾鑑先將二十餘頃南荒
開報到官如黑水木龍壩則有荒田二萬餘頃南荒
渠則有荒田四頃即鎮城一面荒蕪之田至於大滿
其他十五踏勘所召人承種矣臣即督響同鍾鑑前去該
地方逐一踏勘所召人承種矣臣即督響同鍾鑑前去該

或問之人咸以爲往年興復屯田或種未入土名已入冊則不能一灌漑其徵更無拋荒之地雖富饒之利先擢不起膚之害以故寧甘貧窶不敢承認臣惟甘肅地方與延綏事體大畧相同先年河東民運皆係本色後因輸納不便改本爲折遂致二鎮漸次蕭索延綏守臣無歲不討內帑者以其計無所出不得不仰給也甘肅苟且支持未嘗率意陳乞者非守臣之過於延綏以其地土肥饒猶可耕牧也臣自入境以來見所至荒田不下萬頃遂極全力經理期於少效乃今備咨輿情始知其受病源委全在於催科之法而法令廢閣實由於勸征之未至若不急爲處分河西生計日就窮蹙臣恐萬不得已又將如延綏之奏討矣以內帑有限之財應諸鎮無厭之請非惟該部難以區畫亦非臣等之體國之忠也昔漢趙充國唐郭元振在河西咸卓然著聲考其所爲充國則上屯田便益以逸待勞元振則修通河渠盡水陸之利今時

西寧府新志

卷三十三藝文

奏議

十四

雖云異勢不甚殊效二臣之意而不泥於其跡固亦存乎其入焉耳如蒙乞勅該部將原奏各邊拋荒地土聽其儘力開墾永不起科其舊曾起科荒蕪年久仍要用其力開耕應納子粒一體蠲免事例再加申明行臣遵守仍聽副使鍾鑑涼州鎮左等五衛并山丹衛高臺所行分巡副使張璽肅州鎮夷所行兵備副使趙得祐西寧衛行政兵備副使王繼芳各會同副使五衛所行分守衛參政張璽肅州鎮夷所行兵備副使遊守等官督同衛所掌印管屯官員及茲邊警少緩之時將一應荒田查議停當候明年春煖刻期舉行合用錢糧人工等項并未盡事宜當往來調度次第整理各官果能加意區畫有益地方事宜查上勞勩該部一併錄叙仍敢將荒田作弊朦朧起科嚴行拏吏知數人等若仍敢將荒田作弊朦朧起科嚴行拏問從重治罪庶政間有條理人自樂從臣猶恐實查必得徒事虛文庶政間有條理人自樂從臣猶恐實查必於民實不古經畧大之便小策若使民不知富饒上臣欲鹽糧

屯則鹽糧屯糧有餘欲銀糧則之銀糧向無餘臣如意清補接年
民方餬口不給遑恤其他萬一虜騎充斤倉廩匱已
河西不幾於坐困乎此臣之所以早夜圖維不能已
於有言也臣不任懇切凱望之至
西寧舉人李完請革莊浪叅將帶管西寧疏曰西寧衛
屬陝西三族番夷祖隸六千戶所衛設守備都指揮一
等一陝西三族番夷祖隸六千戶所衛設守備都指揮一
員續設兵備副使一員軍馬城池則責官節制至治
番夷則責之兵備仍俱聽甘肅鎮巡等官節制至治
德年守莊權璫用事賄賂西寧職銜保障之功罔聞誅
使分守莊浪叅將帶管西寧職銜保障之功罔聞誅
求之員慘已極仰惟皇上登極之初首革弊政徧汰天
下冗員今照帶管叅將延今未革者蓋緣姦貪將官
假以舊海未靖為名虛張犄角之局陰為漁獵之餌
徒亂舊章靡臻實效臣目擊為地方害不勝痛憤是
以不揣狂率謹列其帶管之不可者陳之莊浪距西
寧四百里凡遇傳報聲息往返不可旬設使西寧卒然

西寧府新志

卷二十二 藝文

奏議

十五

有警莊浪軍將豈能應期赴敵此其不可者一海夷
乘間竊發雖為西寧患若守備官誠能因險設備先
事預防可者二自設無虞徒倚莊浪為援恐緩不及事
此其不可者二自設無虞徒倚莊浪為援恐緩不及事
年矣於西寧曾未聞建尺寸之功見今紅城子莊浪
地方備禦官軍五百員俱於西寧官軍內摘發是莊浪
浪反有賴於西寧而西寧何所藉於莊浪此其不可
者三今本衛洊災民不聊生正額賦於役尚無以辦不
以叅將衙門占役甚衆踐更應役絡繹於道煩費與
遠戍等軍民生業愈益凋敝此其不可者四國家設
官分職必因事而設有事西寧者分守叅議以督鎮
分巡僉事以理事訟兵備以事西寧者分守叅議以督鎮
巡有成臣以總督之有巡按御史何所糾覈政之上下相靡
事有成臣以總督之有巡按御史何所糾覈政之上下相靡
才議處極邊地方疲率由於此乞亟賜釐革
戴才議處極邊地方疲率由於此乞亟賜釐革
知防而秋而甘肅四時皆防各邊以止知防夷而蓋各肅則止

寧古山迴合地也。甘肅涼莊之右，臂河州，洮岷之近。戶萬，而歲納之。茶曰生番，種之類不一，遠近攸分。要之皆爲中國之藩籬。兵力既足，相抗又畏。漢兵之敢犯其間，有海夷內寇諸番，以故忽來，去未延寧。松套諸夷會，以後夷借中巢穴，以款不獨海上，而延寧松套諸夷會，盟蟻聚也。非吾族類，坐視荼毒，恬不爲異。以故生番，此生番也。非吾族類，坐視荼毒，恬不爲異。以故生番，不俛首歸順，已繼而搶境內之番矣。在該鎮則曰：此雖屬番，非吾百姓也。曲爲隱忍，莫之一救。以故屬番，心順從亦歲納。添巴而招中漸廢，如俺官阿落受等，族實劫奪，陽爲幾悞。及在將領，亦曰：番漢雜處，原無分陰實劫奪，陽爲幾悞。及在將領，亦曰：番漢雜處，原無分。別互相容，隱止於數倍。故土民無倚塘，報以邀重賞。添。梭等物，利不隱止於數倍。故土民無倚塘，報以邀重賞。添。

西寧府新志

卷二十二 藝文

奏議

十七

巴之例而歲納，不缺一甚。至有土官爲土民而賞給，有差者亦添巴之別名也。年復有一年，剝削日甚，以麥豆。青稞或令爲嚮導，或驅爲前鋒。兵力取之番也，迨其。往年該路將領，旣不能保，牛羊資財之衆，如鼠竊小。事輒率兵攻打，堡帳不能保，牛羊資財之衆，如鼠竊小。子馬匹本爲報復，則又代爲追還，倍加罰服。內困於。法外困於夷諸番，蹙額之情，誠仰天而莫訴矣。然。黨日增，則夷謀叵測，漸生不軌之心。故一犯而西寧。殺副總兵李魁等，再犯而洮州，殺副將李聯芳，又犯。而河州，殺游擊李芳長，驅洮渭騷動。三秦擄掠之。道。路痛心，今特命大臣經畧，畫司道共念，分猷創。夷招番，此誠中興之盛事。曠世之希，遘也。今招回。屬番人，共一百六十族，部落該七萬四千七百一十。餘名，傾心歸順。各無異詞，等因。到臣議，照兩河皆。而河西，甚順。河西四郡皆番，而西寧爲甚。蓋緣遠。類。青海近接河，各異故。甘肅一鎮，北則匈奴，南則羌番。

漢稱河西五郡斷匈奴右臂者加以夷不能越此而南
牧也祖宗畧地西陲緣俗立教諸羌故大建梵
宇特賜專勅番僧爲衆推服者大者國師小者禪師
其諸豪有力者或指揮千戶百戶各授有差各寺崇
奉勅書及原領金玉印章在焉又以諸番資茶爲命
故許納馬中茶以示羈縻屬番無異編民生番雖不
敢內嚮而所資茶篋則轉資於屬番二百年來分方
往牧內外相安若時有跳梁或撫或勦旋卽安定其
松套諸夷雖嘗垂涎掠卽宵遯以甘夷敢掠番亦殺
潰牆而南畏我乘之旋即宵遯且夷敢掠番亦殺
夷利害得失亦畧相當故番人爲我保疆無敢異志
自款貢以來夷王南牧許之借途因而收番此後夷
騎因仍不爲禁死予奪惟夷縱蹂躪番月憑藉子安得
羊皆夷所有生死予奪惟夷縱蹂躪番月憑藉子安得
不盡歸之夷也利初尚利番之財趨西海豈獨水草
豐美實以諸番可以利初尚利番之財趨西海豈獨水草
爪牙久則漢爲夷而驅番也噫難言也臣細問積弛
本胎胎久則漢爲夷而驅番也噫難言也臣細問積弛

西寧府新志

卷二十二 藝文

奏議

十八

皆謂番夷交通大防已潰西海四郡何地非番何地
非夷驅之不能招之不可蓋驅番則明以予敵招番
又恐陰招爲夷應卽入室難與共居將付輩之無可
不可招招則引賊入室難與共居將付輩之無可奈何
而己臣竊謂番夷欲清西海須鼓諸番之患無已故欲
蕩兩川須清西海欲清西海須鼓諸番之患無已故欲
廣詢羣策乘其極困誘以真情畧其往愆開之新路
乃各番遠近傳聞風勢感動始而爾加七族自之新逃
回旣而紅帽一族賓妻送返臣至西寧凡番首投見
者皆進之臺階一撫之善語慰其苦楚賞以口食各番
無不感泣下願歸故巢奮勇殺夷者臣益加鼓舞
乃守備祁德遍歷番巢擊魯光祖多方樹益加鼓舞
使石檟悉心區畫部落有數中馬有額安插有德所保
營且條分縷析部主事雲龍僉事萬世德所保護
有方不惟屬番復歸卽千里之藩籬旣撤而復附數
歸卽夷亦畏威而送返千里之藩籬旣撤而復附數
萬之戎羌旣叛而復歸從此靈宇如常邊疆無事蓋
羌安堵俺囊不侵而張天朝之靈宇如常邊疆無事蓋

收此叛夷戎有六利焉番不附夷夷必讐番夷既讐番番益叛夷其約既解其勢不即分夷夷既難侵番亦易制利一也夷越甘涼夷惟番是掠今我保番番氣自壯或偷趕馬畜或竊殺夷級使夷不寧居流寇自息利二也羌富畜牧觔角皮革可供軍需利三也牛羊酪繹絡來市邊民則貨日通閭無匱連年殘壞可以蘇息利四也山源林資通樵牧往來番漢無猜小懷感日與土人相親睦而不出五六十年尤在與番夷俱可化爲良番利六也而其安危喫緊尤在與番夷勢俱分夷難所以入者此皆善後之慮固不在今日安插之難而特爲後日紛更之慮也酌議所以安插戎使無反側者又有六事焉一謂諸番習玩既久投夷生奸在在之今改安居巢穴奸徒免生挾制一往之罪盡與湔除使各番安居易慮矣宜明白請旨既往夷俗簡便難繩漢法其土俗人命強盜不過陪償近年貪將動以小事輒便加兵往激變今一切番族有犯

西寧府新志

卷二十二 藝文

奏議

十九

惟聽該道行令頭目番僧照俗償罰相抵其將領除各番爲盜當時追堵獲級及登時趕於番巢擒獲不計外毋許擅自出兵及專行文移因利番違者叅治一番俗奉經信佛今該道議六國師以爲聯口矣每國三年以舉素有夷及期別無生事者督撫查實具理如師仍舉素中馬及期別無生事者督撫查實具題量陞僧官名號一遠番不敢進城及奸徒挾茶深入造言恐嚇徒知利可多營不計重番疑畏今宜明諭新附生番如牛羊毡毛之類俱聽屬番引領至城兩平交易不許市棍生端嚇詐庶心志愈安一甘鎮各道番情土俗大較相同而官制馭機宜各異如西寧諸番舊例中茶買賣皆許進城在涼州諸番無進城之例其他可以類推惟在各道竭心殫慮審酌事宜合於土俗便可以於番情未可拘攣執方使行有窒礙也大抵事循疆圉荒服之故事稽祖宗柔遠之深居安之習俗易從法省易因今日收番惟寧以深仁使之耳目如常在之心志不惑若別立新法是疑之太深另議約束是責之太難不是所謂招八笠之放豚之

一束在籠之飛鳥以重其逸去高颺之思也臣竊謂此
甘肅巡撫田樂議增設屯兵官員疏畧曰官以事設事
以官舉查得各屬甘涼莊西肅州五道路極邈遠事
更叢挫五鎮各設監收通判後因地亦詳備兼顧甘肅涼州
利之事無所寄于莊浪西寧法亦一員兼管涼州
設同知一員兼管莊浪西寧法亦一員兼顧甘肅涼州
極煩而屯田則查其荒熟完欠鄉兵則稽其強弱多
寡水利則督其開濬均分以數事俱難坐運此兩
官者有終任而不能至兼轄之地即有文移往來亦
屬虛文又况並其文移而無之以致前項事務廢墜亦
非各官之故為棄置實勢有所不暇且各鎮兵馬之
查核錢糧之出納刑名之審讞庶官之查委一切大
小事務之議處惟責成于一監收二員之腹裏府佐大
不相侔若監收有缺甘涼者尚有二員可以輪署而
莊西肅州者不委之衛幕則付之學博安能有濟蓋
以地居絕塞四無鄰封別難借委且邊地險遠人蓋

西寧府新志

卷二十二 藝文

奏議

二十

樂就銓陞之官有半載或一年不至者有終焉不至
而不知其為誰者兼以補者俱係臨鞏之銜不知其
誰為河西之官而催令上任以致一地方事體多廢
閣臣謂莊浪西寧肅州宜各添設一屯兵水利通判
且臣近題令將局造軍火盃甲器仗俱歸併於此官
管理官備則令其專修本業員缺則令其帶署至各
柴馬俸廩不必分外添派臣復查得甘州學生員不
過六七十名教官三員高臺山丹涼州永昌鎮番莊
浪西寧各衛所學每學各教生員多者不過三四名少
者二三名每學各教生員多者不過三四名少者二三
官生俱苦且洮州衛學止教官二員邊地苦寒無所事
口衛所每學裁去一員遺下齋俸一員可補前三官用
即有不足添補不多裁無用而增有如就銓補蓋
項之官設矣若慮其險遠不至則莫如就銓補蓋
甘肅之僻在河西與陝西之遠在河東不啻兩省之
隔合無將監收屯兵府官於陝西各州縣之有聲望
者就近陞補庶在部酌議便於催促官任在彼亦不
越境遲延乞勅吏部既議便於催促官任在彼亦不

總督而人亦樂就田其樂會叙南川戰不無小補西寧地方
角懸一時窺伺自嘉隆萬歷以盤踞兩西寧近境河西
之甘涼莊肅河東之洮河臨蘭屢遭蹂踐不可勝計
甚至戕我將領殲我士卒收我屬番撤我藩籬劉
我人市僇未遂我士女入罪惡仰仗威靈遠播廟堂成
要挾該道調度乃彼策之潰敗即往年戰斬獲賊首共
預授八十顆得策將士奮勇往戰我官兵之故
六道斬獲頭目之把都爾士恰即陰靈有以攝之與
天地固亦好還亦各將士之陰靈有以攝之與該
道親歷戰場此一戰賊鋒可挫積憤可逐雪國威少振
壯大魁梧自此一戰賊鋒可挫積憤可逐雪國威少振
士氣少張番無貳賊之心泯沒併應叙列優處乞勅
諸臣有關於疆場者俱難泯沒併應叙列優處乞勅
兵部尚書覆請定奪燕勞疏曰恭惟聖主鼓舞邊臣要在
兵部尚書覆請定奪燕勞疏曰恭惟聖主鼓舞邊臣要在

西寧府新志

卷三十二 藝文

奏議

二十一

及時賞賚若邊地夙號孤危兵力又當寡弱而文武
諸臣果能設謀取勝克建奇勳則邊鎮既有非常之
功朝廷自有非常之策驚異常酋之地不衝而西寧尤
懸在天末火酋之策驚異常酋之地不衝而西寧尤
羽翼日肆侵陵殺將殘民國恥未雪臣等每與該鎮
督撫諸臣往復密計務圖大創後聞永火構難謂可
行間收功乃永酋方解外仇遽爾內訌意在出我不
虞逞彼狂焰而不知謀已預設計無所施官軍奮勇
直前強羌駢首就戮據報臨陣斬獲六百七十餘級
且士馬無傷芻餉不糜無論為九邊近日所罕聞即
自成祖三犁夷庭以來所僅見者除宣捷事宜俟督
撫查敘至日另議題請外臣等特為仰體聖心冒昧
上請伏乞准發太僕寺草料不績一萬兩本前銀差將
官一員前往慰勞文武嘉此不績一萬兩本前銀差將
有功官軍一體犒賞併於內支銀一千兩賜設均
宴督撫巡按道將而下凡口與事人員同霑燕勞均
享殊恩如此首大賚致三闕下及查該鎮番族而
人心共奮三首大賚致三闕下及查該鎮番族而

爲夷用而鼓番力居多夷向該前銀尤當加意賞賚行甲示
今日之捷番力居多夷向該前銀尤當加意賞賚行甲示
激勸事完之日通將院過銀兩造冊奏繳青冊送部
查考容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速行勘報
兵部尚書石星議南川陞賞疏曰西寧以蕞爾孤懸之
地當諸夷盤據之衝自破口之役殞將喪師則國恥
已深士憤未雪司封疆者所當切齒腐心而圖之者
也蠢茲永瓦復肆憑陵挾市未成合謀入犯蓋冀以
蹂躪之餘氣獲遂要求之故智其聲勢真叵測而捍
禦亦甚難矣幸賴督撫平時鼓舞番族得之偵報已
明道將臨事剖決機宜防之門庭尤預將士協力番
漢同心始設伏以待其來既橫衝而分其勢首尾受
敵內外夾攻我兵動地歡呼夷衆望風披靡斬夷首
數之兇酋所獲畜器總逾數千矧將之故地且終我副
將兩奏奇捷真足樹壯猷於九塞功尤烈烈京觀于兩
河較之先次擣巢之捷事既堂堂功尤烈烈京觀于兩

西寧府新志

卷二十二 藝文 奏議

二十二

之盡善亦破天格叙錄如還也所據有士趙人臬張位陳
既明委應破格叙錄如還也所據有士趙人臬張位陳
于陞沈一貫同心謀國每決勝於巖廊一文德兼隆似
計安乎絕塞甘誓與商霖並著武功與文德兼隆似
應仍照前次捷功特頒異數戶部尚書楊俊民時畫
時誦操國計茂著風猷足食足兵飭邊防尤資石畫
巡撫御史喬廷棟素抱凜凜之丰裁一切邊功桓桓之捷
伐至若臣星濫握筦樞實多曠素一切邊功桓桓之捷
經屢疏懇辭更乞永賜免叙以安臣分文運是機宜於
武諸臣如總督右都御史李汶緯武經文運是機宜於
掌上飭兵簡將之志勛業於中掃運馬之羣威名赫
乎四鎮奮吞胡之志勛業於中掃運馬之羣威名赫
獨厚巡撫右副都御史今加兵部左侍郎田樂品高
鎖鑰富甲兵自塞上有長城而戰無不克允師中
之長子而功莫與齊且西寧兵備道副使劉石建此非
常之績宜加不次之恩西寧兵備道副使劉石建此非
圖安攘懷最叙報宜優之莊浪兵備道副使今陞空庭之
勇忠勞稱最叙報宜優之莊浪兵備道副使今陞空庭之

道右叅政朱朝聘甘固管糧郎中顏宇無枵腹之虞
謀沙漠篤同舟之誼或裕芻餉卒伍無枵腹之虞
西寧監收飭兵戎而介胄色各効勤勞均出應酌敘
計惟明或飭兵戎而介胄色各効勤勞均出應酌敘
內龍膺口雲聞戰則仍喜遇敵不驚奮臂一呼三軍爲
兵管事口雲聞戰則仍喜遇敵不驚奮臂一呼三軍爲
之鼓氣揮刃而往萬虜莫敢撻鋒且其大部功較之諸
營獨多而其勞績視之諸將獨茂委應大破常格特
被殊恩千總千戶今加守備格而敘國柱夙稱勇敢
雅號梟雄佐主將以成功宜破格而敘國柱夙稱勇敢
今加叅將管事余德榮鎮海遊擊白澤北川守備佘
世威協守魯光國原任莊浪管叅將事遊擊今革任
張應一旅共守三軍雖布號齊衆由發縱守備鄭恕
各提應一旅共守三軍雖布號齊衆由發縱守備鄭恕
堵勦茂應援係偏師之戮力俱宜敘賚以酬厥勞指揮
李愈茂經歷張榮授楊登科或督餉以稽功厥勞指揮
廷諫莫負時或傳宣整飭各效勤勞均屬有功宜併
職督陣指揮等官孫秉乾張雲漢陳三奇滑熙阜范

西寧府新志

卷二十二 藝文

奏議

二十三

敘錄他如各營中軍等官李可愛夏孟明劉津安承
化祁秉忠既各效有微勞應行督撫獎賞再照甘鎮
收番禦夷乃第一策向緣款市番衆附夷因循不講
自撤藩籬原任少保兵部尚書鄭洛奉命經畧首建
此議且督率贊畫諸臣收服番族一有偵探而計部
落五萬餘衆番旣樂有依歸我遂得一番偵探而計部
數捷皆在鄭洛首事之臣任事之曲突徙薪可令終泯
宜厚酬在鄭洛首事之臣任事之曲突徙薪可令終泯
況督撫一體優敘以勸將來至於原任贊畫主事今
論所宜一體優敘以勸將來至於原任贊畫主事今
陞莊浪兵備按察使梁雲龍僉事今陞懷隆兵備按
察使萬世德從軍贊畫茂著勤勞今雖各任邊方俱
係循資遷轉舊功當錄新秩宜崇至於賞犒獲功各
號職銜令其約束鼓舞動支銀兩茶篋賞犒獲功各
番督撫會議明悉俱應如議舉行合候命下將李汶
特加優異田樂同加優異仍各優賚鄭各并加優異
遇缺起重用賚候有重積勞邊方仍巡撫推用朱朝聘
級仍加重賚候有重積勞邊方仍巡撫推用朱朝聘

級□仍各陞俸用一龍膺同高第各加賞雲龍萬世仍紀各陞擢用
柴國柱量陞署都指揮僉書職銜管事仍與余德榮
白澤余世威郭榮祖鄭恕魯光國張應學同加賞賚
李愈茂張榮楊登科孫秉乾張雲漢陳三奇滑熙承
范廷諫莫負時併加賞賚李可愛夏孟明劉津安承
化祜各秉忠俱行督撫分別獎賞其報捷舍承李先華
周祜各照例□授職級刺卜爾量加國師名號本部
仍移一文甘肅以千衙門名色令其統束各番堅心偵
量加一巡撫田樂會敘西川戰功疏曰海蠻居我近
總禦李□聖裁
境虎據川海併噬番族殘內地邊氓時被荼毒將
士屢被戕殺以致中馬諸番畏彼之威悖漢向夷甚
而沿邊漢民亦有年而交通以博旦夕之安爲我河東西
之害者蓋亦與交湟中更爲岌岌以索款不遂
欺我素弱今擁衆千餘憑陵直入被我兵設伏一鼓而
殲其半乃重爲憤恨併兵集力復糾順義所遺及

西寧府新志

卷二十二 藝文

奏議

二十四

迎佛諸虜傾巢而來意圖報復以洩憤怒初至邊外
棲遲不進臣竊疑之蓋鑒於前轍不敢輕入欲收屬
番刺卜以爲用而刺再戰陽順陰逆及臨邊欲犯遂被
我兵大創一戰而挫再戰授首散賊之死傷者不知
其幾頭目之死知敗亦既多矣先次之戰設伏用奇
我秋毫之利而喪敗者三豕突狼奔魚散鳥伏用奇
彼猶欲以正勝我今氣益振茲戰原易地兩相角逐不
然大敗賊氣益挫我氣益振茲戰原易地兩相角逐不
來或亦有所憚而不敢輕來矣臣以一介書生身嬰
多病安能爲役悉仰仗天威震疊於異域神武昭布
於遐荒故將士數戰而勝驕番數犯而賊氣北也再
照諸官之錄敘以首功乃往時之常談而賊氣之摧
挫在血戰而實今日之急務而且優者一獲功不足
十分之一戰而所敘諸臣多論諸臣之獲功不足往
鋒而戰勝威伸一則集諸路之甲而羣力畢屈若縱
以割級恐不在曩者數百之下第一搶級而營陣亂
則賊乘亂而入雖得亡不失者多雖臣與諸將特約見
有功級而士卒之喪亡不少此出臣勝而敗局立見雖

不可之出營者至多爲彼所乘賊之殘骸拉以去雖我未得而彼之口報甚真士馬損傷極少全在於不貪功若以窮遠賞則後之貪功債事者基於此矣此不同故特實錄所備睹比之隔遠風聞止憑塘報者不同故特實錄總督李汶巡撫田樂會同題爲海夷被創遠遯設法招使劉敏寬呈准西寧副總兵達雲手本自萬歷二使收番族以孤敵勢以保藩籬事據西寧兵備道二十三年九月內徒其先年督撫部院明原文永瓦諸酋近創勢窮遠徙其節蒙搶去我中原番族甚多近陷夷地向我藩籬大非中國之利也今應置白旗數百竿勢撤我藩籬從西寧分投兩路逃歸大加賞賚其境各番乘便從西寧分投兩路逃歸大加賞賚其境外生番一體招致勿令狡賊殘害其致外至萬歷二十永爲藩籬依蒙遵依置旗安插招致外至萬歷二十

西寧府新志

卷二十二 藝文

奏議

二十五

四年八月內隨准一副總兵達雲鎮海遊擊吳大臣各造報共收過西番一十五起大小頭目散番七千五百四名口及審各番供稱因見海夷遠徙又見邊外有安插招番白旗陸續收歸前來等因又據帶管分巡西寧道行太僕寺按察使周官一王允中呈據甘峻二西寧年二月內據甘肅坐營官王允中呈據甘峻堡防守楊國勳報共收過西番老小八百餘名口馬牛羊無數又准高臺遊擊任應舉手本據紅崖守備劉鴻業報又據梨園堡守備梅良報共收過西番一十四起頭目散番共四千九十一名口及審各番供稱俱係紅崖梨園甘峻一帶創遠去見先年被海夷陸陸續搶去多年近因各夷被創遠去見先年被海夷插招番白旗陸續投歸前來等因各呈報到職卷查先該職自萬歷二十三年九月大創海夷之後知夷遠徙正各番乘隙逃歸之際隨會同督臣行令西寧甘兩道將便投歸白旗數百竿招致去後今據前因除

西寧散番者行以令西寧道將安插頭目就近給賞其甘茶
一及該寺道按察使周鎮經親詣教場宣布朝廷恩
業威將各番分倉附餘糧內茶布米麪酒三五斗資插
其散番於各倉附餘糧內茶布米麪酒三五斗資插
前住食用仍該臣會同總督陝西尚書李汶看原坐山
諸番俱以國師朝領師名號小者授官給帖加以宛創寺
建刹封以國師朝領師名號小者授官給帖加以宛創寺
頭目雖夷服夷言大異中國而不侵不畔實爲外臣
網領起漢武斷匈奴右臂之故事也正德初年套夷不通
猶然漢武斷匈奴右臂之故事也正德初年套夷不通
卜刺而望罪於活數千之命當棲遲躑躅於甘涼之間日
引領而望罪於活數千之命當棲遲躑躅於甘涼之間日
有欲以虎內惑之衆委爲魚肉而媚夷衆見我之跳踉尚

西寧府新志

卷二十二 藝文 奏議

二十六

且招納絕技於收獲如彼何遂我邊垣經我內地
於深知我力技於收獲如彼何遂我邊垣經我內地
右據青海殘破五衛實以我之混爲巢駞兩河諸郡
避其害也其所命以爲夷之耳目嚮於而戕虐於我者
非譬我也實以我之不能保護於彼更有以番爲餌
博我片時之安致其反口於我亦勢之必然也
皇威大震廟畧洪張自夷遠擊番內顧然各番雖
有內嚮欲還之意尚自審其從夷之積愆之多猶
然趨觀望而不敢入一得招屬携白旗踵接毳幕彌
望於山谷千裘絡繹於隘塞不期年而西寧之降附
者業逾七千不數月而甘州之投歸者已四千餘各
番所以脫虎穴而歸故土出塗炭而就衽席蓋以逃
之自顧不暇無力制番故番得呼引朋類從容以逃
向之從夷是背夷也我之大患險易彼無不知之爲夷
之嚮導前驅而爲河西之大患險易彼無不知之爲夷

久必申明久約而後番夷絕通內地可保無虞矣
條議附

明僉事萬世德詳稱青海多事始自實不刺肆然吞併
四衛然彼猶敵國也雖漸入陵實不敢肆然吞併
自俺酋奉貢比我外藩遂請命而來無復忌憚名曰其
狡謀譎計陰爲子孫圖不拔之基遂建寺海上異使中
迎之佛修善其潰異類之收番兔成羣則青海爲羣夷不
逞之巢而佛者之實一方啟疆之本故欲驅海夷而不
先毀寺是醫者之急標症而忘病根也誠使海上無
夷佛寺猶存則戎狄之媾未分西牧之原尚在是以
本部抗疏決策斷在必行我軍兩次蕩平蹴爲荒漠
自是夷不以香火索諸番番不以供獻啗羣夷夷益
無所鈎番益無所羈恐孤雛零寇久不能雄據海陬
矣先是本部論諸將敵血爲盟分布精嚴激勵愴慨
三軍奮勇期於橫行職遂與總兵張成統衆出塞四
日夜乃至青海分路遠哨千里無匹馬之踪諸將沿
海周馳竟不遇敵淫祠既毀振旅全歸又三日諸將

西寧府新志

卷三十三藝文

奏議條議附

二十八

軍入境是役也我無一箠半鏃之遺彼無暮夜伏戎
之警夷勢已潰我長驅但深入窮荒往返已踰千
里倏忽遇寇馬力必疲窮獸難追歸途是慮職親在
行間與諸軍連營並壘眺望大漠平川如掃雖逆酋
尚緩顯戮而海氛似已不揚矣

兵備按察使石檟呈稱西寧古湟州地孤懸絕塞四圍
番族歲納茶馬以樹藩籬夷患尚未靖間俺答西來
七年夷酋亦卜刺率衆竄據海上嘉靖間俺答西來
遺子丙兔比附駐牧均稱海夷猶未狷獮自款貢以
來諸夷旣不欲叛盟以犯順則乃合併以圖番勿論
其小舉及歷年守信歲時添巴揭查節次題奏之案
試舉甚者如萬年十一歲十年內松夷著力兔糾合
海夷永邵卜等八千餘騎從沙塘川進境殺傷番夷
男婦一千二百餘名口擄去馬駝牛羊四千餘隻十
四年七月內火酋赤抄羌人一萬餘騎亦從前川入
境殺傷屬番五百餘人搶去牛羊四千餘隻十五年
六月內少落赤去馬騾牛羊四千餘隻十六年九月
境殺傷數少擄去馬騾牛羊四千餘隻十六年九月

內瓦刺他卜囊糾夷五千餘騎從南川進境擄去焉
驪牛驢一千四百餘隻殺死副將千把總等官陣亡
軍士七百餘人奪去官馬七百餘匹十七年九月內
火落赤等五百餘騎從南川入搶合志囊并宰僧父
東夷忙克素等四千餘騎前去瞿曇寺攻圍七日熏
死居民燒毀房屋該寺送牛馬數百解圍而去又前
如火落赤等酋不三月而五犯內地歹成宰僧未數
日而循環出沒此劫彼夷歲無寧日即其搶擄頭畜
一則不止數萬男婦又奚啻千百號泣聲徹山谷皆動
氏以圖報復緣以兵寡力微在昔止於防番今日委
難禦夷以故甘心隱忍坐視屠戮而付之無可奈何
者豈其懷去就之心大族強宗猶能勉力相抗而在諸
番亦各懷去就之心大族強宗猶能勉力相抗而在諸
弱番夷如邊外生紅帽兒刺首歸順而願爲部落者
都鎮夷等邊外生紅帽兒刺首歸順而願爲部落者
知其幾以故年來永邵卜原夷僅千則萬有餘已
桑爾橫台吉原夷止有八百今則已過三千克臭納

西寧府新志

卷二十二 藝文

條議附

二十九

刺沙刺阿邦歹阿赤兔宰僧及不知名夷首所收番
有零其火落赤阿赤兔宰僧及不知名夷首所收番
人又難數計自巳也是往犬羊比類望風相從蓋不盡
收諸番之部不已也是往犬羊比類望風相從蓋不盡
翼益衆斷臂仍聯疆域日蹙蠶食之禍豈惟暴著於
西寧門戶之間而洮河堂奧之內亦大受剝膚之災
矣夷勢至此萬分難支此正燕雀處堂卧薪嘗膽之
日也查得西寧地方廣濶千里原無邊界又多隘口
極難防禦其鎮海總寨二堡逼近夷穴均當西北之
衝而鎮海堡原設防守一員馬步軍兵三百名官小
兵微不能彈壓應改遊擊一員以重事權再募兵一
千七百共足二千以成一營之制分管西川石募兵一
等地方總寨原設守備一員馬步軍兵一千五百八十
名兵亦寡弱應再募八百二十名共足一千五百八十
分管北川沙塘川等七十六名鄯路通兩岐受敵則一
守備營兵止有八百七十六名仍募六百二十敵則一
以足勇兼全久慣之數陣者前來團練擊及守備等官乞
選謀勇兼全久慣之數陣者前來團練擊及守備等官乞

之可用情顧絕塞西寧人不比腹裏募軍數千一難得詢
族人敢戰之士堪以禦敵量其多寡精選勇力過人
分布鎮海總寨古鄯三營其千把總於本管戶官委
用若無職官或有統領各軍既不就於土舍內擇謀
勇出羣給以官帶統領各軍既不苦於招募之難亦
可免於逃曠之弊行伍既充軍威自振而窮邊爲可
保矣

副使劉敏寬呈稱照得西寧地方孤懸天末近境皆番
番外卽夷我借番以爲藩籬番仗我以爲主宰卽輔
車脣齒之譬不是過關頃歲夷盟未寒每以搶番爲
事或假道於內地或肆掠於近郊番駢首而吞其聲
我閉戶而收無窮之利而坐一見黨與之日蕃各藩窺之
漸掣狡夷收無窮之利而坐一見黨與之日蕃各藩窺之
見中國之勢不足恃夷狄之害有足畏由是陽爲我
順陰爲夷用而夷每得以乘我矣萬歷十九年蒙經
畧兵部尚書鄭洛帶同贊畫主事梁雲龍僉事萬世
德奉命經畧見得保釐中夏要在收番特本題請以

西寧府新志

卷二十二 藝文

條議附

三十

後不許假借夷道縱其搶番於時招撫被夷掠去并
向未中馬番一百二十五族部落五萬八千二百四
十餘名藉番人築堡隨便安插自是番依中國以爲
屏蔽我藉番人以爲耳目分撥隘口哨探夷情狡夷
動定每得預聞近事以軍門來奉行惟意多撫又蒙
屢次申飭本道任事以來奉行惟謹多方慰勞盡心
體恤有自敵中逃回者堅執不與預示報敵情得
獲夷級者破格給賞是以海夷南川初犯西納刺卜
爾各族既預洩其逆謀復夾攻其醜夷西川大舉西
納預露其出犯日期刺卜爾約爲內應殺出今調集
大咎咂申效中各族共願出精兵三千人與漢兵犄角
勦夷似此效順深爲可嘉若不破格獎賞何以勸其
向化合無將西大行獎賞班撒爾圓覺寺思蠻咂馬
曇寺各大頭目大行獎賞班撒爾圓覺寺思蠻咂馬
其沙北割爾的以下咎咂亞思革寶貝寺會寧寺各小
頭目量行獎賞以勵其效用之心又據西納族頭各小
□南列思巴頭目帕爾泥等投遞番文中我們先年真被

達子收著去没人與我西番做主把我們從達有子裏頭招那顏
到子西寧與我西番做主把我們從達有子裏頭招那顏
賞銀饋口糧築堡舍教廷以後殺達那顏招了首級的照好例
處近又蒙督撫各那顏厚加撫賞今年瓦刺他卜囊
達子出來要搶番漢我與西寧兵參那顏說了齊
了四五百番跟著人馬把達子殺了那顏并各首
級當時賞了我們衆西番銀物皆感鄭那顏并各首
顏的厚恩以後長遠盡忠人替朝廷守地方據此看
得番人效順雖見於今而番人招撫則有其始向非
經畧鄭洛牀之請禁夷搶番撫恤招集則番族殆盡所
而爲夷剥牀之災不知其竟何似矣即西納各族安插
具番文雖受人無良心哉西寧屢捷不忘其招撫之力
之功孰謂番人無良心哉西寧屢捷不忘其招撫之力
則招撫番族亦難泯其經畧之功似應并行奏請優
敘